



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2年1月9日
星期日

卓
然
于
心
悦
享
娱
乐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曲鹏

欢喜
你莫犯荳
阿拉
爷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刘雨涵

腔调

很多人想不到,《爱情神话》的编剧兼导演邵艺辉是山西人,而她却自编自导了一部全程使用沪语的方言电影,还让人在看完之后拍手叫好——灵额灵额。此前邵艺辉曾在上海有过6年的生活经历,《爱情神话》的剧本她是用普通话写成的,她认为方言并不是自己的门槛,因为上海人看到台词自然可以用上海话读出来:你是“侬”,我们是“阿拉”,不是“勿”,玩是“白相”,怎么是“哪能”,喜欢是“欢喜”,谈恋爱是“轧朋友”,还有用普通话很难解释的“十三点”。方言一出,影片的“腔调”立马就有了。

邵艺辉觉得,只要演员选对了,角色就成功了一半,“我们希望演员在戏里达到分不清楚是角色还是本人的程度。”《爱情神话》中,徐峥、马伊琍、吴越、倪虹洁都是地道的上海人,扮演老乌的周野芒是上海人艺的话剧演员,扮演皮匠的宁理虽是北京人,但当年也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。演员们把普通话剧本自动改成了沪语版本,甚至还进行了加工润色。剧本里写“一个月”,他们随即读出的是“一个号头”。“闲着也是闲着”,徐峥脱口而出“空了嗨也是空了嗨”。吴越有句“别人的东西给我了,我就有权处理了”的台词,后半句用沪语讲起来很拗口,她改成了“我想哪能就哪能”,味道立马就正了。还有关于带有杂毛的眉毛大家不知道怎样说,马伊琍进行现场教学——这叫“野眉毛”。

如果扎进去去研究,会觉得沪语博大精深,曾有语言专家研究发现,沪语中光是形容面孔难看就有44种讲法,而且不同年纪、不同区域的词汇习惯也不同。邵艺辉对于方言的选择准则是:准确为主,地道为辅。“因为我们不是沪语教学片,传达人物的准确意思是我们的追求,要以符合角色日常聊天习惯为重。”

使用家乡话进行表演让本土演员很兴奋,徐峥说,“当用方言去表演的时候,整个人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,因为方言中包含了风土人情和人情世故,有属于上海的独特味道。”不少上海本土明星都成为“自来水”对影片进行安利,孙俪说,自己从片中第一句上海话台词出来就不停地笑。许多常年不看电影的上海阿老爷叔们也为了这部影片再度走进影院。在以沪语为中心的“吴语圈”之外,观众们也有着高涨的观影热情,觉得沪语方言听着很舒服,“像是语言按摩”。还有不少观众表示想学上海话。

除了《爱情神话》以外,元旦档的另一部电影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也有方言版。影片把镜头对准了疫情暴发之初的武汉,不少观众表示,原汁原味的“乌寒滑”版本才是影片的正确打开方式。片中主演朱一龙、徐帆都是武汉人,贾玲是湖北人,她的口头禅“你莫犯荳”让人印象深刻。而对于山东人黄渤来说,武汉方言就有点挑战他的语言天花板了,“太难了,武汉话简直像唱歌一样,那个调拐来拐去实在太难拿了。”

国漫《雄狮少年》也在观众的呼吁之下加紧制作了粤语版,于今年1月1日上映。粤语方言、粤语俚语,再配合上五条人、九连真人等粤式乐队的歌曲,让《雄狮少年》看起来更有风味、更加燃魂。而片中阿娟用粤语讲出李白的诗句,听起

近期,影院新片的方言含量格外高:《爱情神话》是全沪语电影,《穿过寒冬拥抱你》有武汉话版,《雄狮少年》也加紧制作了粤语版。方言电影虽然整体数量不多,但基本都挺出彩。有的是因为原著改编而使用方言来贴合地域性;有的是作者电影,创作者以其成长环境作为创作源泉,方言自然必不可少;有的导演则善于从方言中汲取喜剧色彩。而对于本土演员来说,方言更是让表演如虎添翼,徐峥甚至说: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当你用方言开始表演,你已经不需要表演了。”

电影遇上方言



来也更有古风古韵。

此外,还有两部小成本方言电影在1月7日上映。一部是潮汕方言电影《带你去见我妈》,这部电影由2018年上映的潮汕本土电影《爸,我一定行的》原班人马主创,演员是从潮汕当地海选的素人。另一部是武汉方言的犯罪题材电影《一江春水》。可见,近期院线影片的方言含量相当高。

情结

方言是最能反映地域特色的电影手法,对于一些有着明显地域性的原著改编影片来说,方言更是其灵魂和精髓。王家卫买下了金宇澄所著沪语小说《繁花》的影视改编权,将拍电影和电视剧两个版本,王家卫对于《繁花》选角的唯一要求是——会说上海话,因此电视剧版的主演胡歌、马伊琍、黄龄等都是上海人。

陈忠实所著《白鹿原》是发生在陕西大地上的乡土故事,据其改编的电影《白鹿原》选择陕西方言拍摄也是理所当然。在选角上,除了尽量选择陕西当地的素人演员外,导演还要求所有主要演员把练习方言当成重中之重,甚至表示练好陕西话比读原著更重要。

2012年的电影《万箭穿心》,讲述武汉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。影片台词全程使用武汉方言,这是在开拍前十几天才决定的。女主角颜丙燕是北京人,留给她的学习准备时间并不多,她只能边学边拍。除了跟着剧组专门聘请的“方言老师”学习之外,颜丙燕还经

常在剧组收工后“潜伏”于武汉的大街小巷,与武汉当地人聊天交流。借助方言的力量,颜丙燕成功塑造出一个直爽泼辣又坚忍倔强的女性形象,并以此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。

对于拍摄作者电影的导演来说,家乡是其创作源泉,方言是其创作语言,贾樟柯就是最典型的代表。通过他,许多观众认识了山西汾阳这座小城,贾樟柯的电影《小武》《站台》《山河故人》《江湖儿女》等都是在故乡取景,他的御用女主角赵涛同时也是他的太太,就是山西人,片中的主角们也都操着一口山西话。对于自己的这份故乡情结,贾樟柯解释说:“我的故乡既有情感中的独特性,又有生存处境,发展状态,能够代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普遍性。”

导演毕赣通过《路边野餐》和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两部影片让观众知道了他的家乡贵州凯里。《路边野餐》里,毕赣找来自己的姑父出演男主角,用贵州凯里话幽默地念出诗句:“没有了剃刀就封锁语言/没有了心脏却活了九年”,让现代诗别具一番意味。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里,毕赣又请来汤唯、黄觉、张艾嘉等操练起贵州话。

身为新疆人的陈建斌2014年自编自导自演的首部电影《一个勺子》就是以家乡为蓝本,采用新疆话对白,“勺子”在西北方言里是“傻子”的意思。陈建斌说,在他做演员的生涯中,没有遇到过使用家乡方言的表演机会,所以他当导演时,就想以此给自己和家乡一个交待。

嘞好
有嘢啊
白相
轧朋友

顾长卫是西安人,在他执导的《最爱》中,章子怡和郭富城说的是陕西方言。而他执导的《孔雀》之所以演员都说河南话,是因为编剧李樯为河南安阳人,李樯回到故乡写了这个剧本,希望中国的影视作品不要总把聚焦点放在大城市身上,忽略了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小城市。

土壤

一些非本土导演擅长借用方言来获得创作灵感,赋予作品以原始性的生命力。张艺谋的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,当年深入到河北的村子里选演员,朴素的农村姑娘魏敏芝被一眼相中。《金陵十三钗》里,张艺谋为了重现那段历史,使用南京话当做对白,并且是1937年左右的南京话,选角时也尽量起用本地人,身为南京姑娘的倪妮有幸成为了“谋女郎”。管虎执导的《斗牛》故事发生在山东沂蒙地区,饰演牛二的黄渤特意将自己的青岛腔变成临沂腔,“人神共愤”成了经典台词。《杀生》里管虎用的是四川话,雄起、先人板板等麻辣劲儿的川话,让影片充斥着野性味道。

有时方言是喜剧片的最佳燃料,宁浩就热衷于使用方言来为影片增色。《疯狂的石头》里可谓南腔北调的方言大杂烩,出现了重庆话、四川话、山东话、广东话、闽南语、东北话等等。“我顶你个肺”成为年度流行语,黄渤也凭借一口青岛话被观众熟悉。《黄金大劫案》里,宁浩又让东北话从小品舞台登上大银幕。宁浩说:“喜剧不喜剧还在其次,主要是方言对表演很有好处,它富有质感,也很生动。我们不能放弃方言这块肥沃的土壤,方言中折射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真实的情感表达。”

电影《无名之辈》全程用贵州话演绎,因为导演饶晓志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尧十三唱的贵州方言歌曲《瞎子》,作为贵州人的他被勾起了乡愁。片中,章宇和潘斌龙扮演的两个笨贼操着贵州话,具有天然的喜感,一句“做强做大,再创辉煌”更是让人捧腹。

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表示,方言在电影中的运用早期见于滑稽戏,方言只是一个制造区域特色并兼具搞笑功能的手段。发展到后期,方言电影主要承担了增强现实主义的功能,说方言更符合角色的日常生活。“让人物说方言意味着这个人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,不是从作者的脑袋里编造出来的。”

在邵艺辉看来,电影中使用方言不会构成接受障碍,因为不管天南海北的观众,都是在汉语思维体系下成长起来的。相比之下,剧本中的人物和故事更加重要,“方言只是刷在上面的漆。”在筹备《爱情神话》时,身为主演和监制的徐峥就对邵艺辉建议说,希望这个故事剥离掉方言也是一个好看的故事,甚至剥离掉一些上海元素,依然是成立的故事。

方言的运用使得电影在选角时更具有针对性——优先考虑本土演员,或者是具有较强语言学习能力的演员。徐峥感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讲普通话了,丢失了方言里面所蕴含的地方特色和人文情怀。他还认为,方言本身就是一种表演技法,当演员以完全生活化的姿势,进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表演,是松弛而享受的,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当你用方言开始表演,你已经不需要表演了。”